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

五

欽平知

如蒙

PDG

元豐類藁卷第十七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然也自府未抵其縣伍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業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腹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蚕杼無懈人茶塩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損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梯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基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尊薄可

知也長少拱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矣則相告
訐結黨詐張事閔卽以動視聽甚者書刻金木為章印
摹文書以貽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笞朴徒死
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
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
教始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
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
言棲客之廡齋庖庫庾序列兩傍浮屠所用鐃鼓魚螺
鍾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
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
餘輒斥散之不為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苦能勝

其畜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永泊溺其所享其歸一當於義則桀眚邑人者冬道常乎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未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加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記

僊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城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

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礼者所不能損
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
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
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
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灾予嘗視而
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超之
者不已教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
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直慶曆六年觀主
道士凌齊畢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痺曰是不足以稱
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畢里人也不
能一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礼春秋之義告

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暈之取子
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八月日記

禿禿記

禿禿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
高密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給告縣齊賢
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暮得告
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為若出杜氏祝髮以誓周氏
可以齊獨之休寧得倡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
間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
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與其弟來欲入撫
其著吏遮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受租米趨歸梓挽至

吏下出偽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辨于州不直周氏訴于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聯訴事行道上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吏祝應言為覆周氏引產子為擣齊懼子見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婦搯其咽下不死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禿禿也召役者鄧旺穿窬後垣下為坎深四尺瘞其中生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曆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窬廬治地得坎中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獄辭留州者皆是惟殺禿禿狀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

遂以棺服斂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昇倫買塋
為廣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
固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
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齊何議為買石刻其事
納之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未惟杜氏一無忌
言二十九日南豐曾鞏作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
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
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九公與州賓客者遊焉
則又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

夫群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爲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九同遊於

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輦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曆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繁昌縣興造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為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為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竇至無舍館今治所雖有屋而庫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在指繁昌為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耗市區愈以索寔為鄉

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
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
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
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吏廊門之上為樓欽勅書置
其中廊之兩旁為群吏之舍取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
庖馭各以序為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
是乎在自門至于寢廬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
用工總為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
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
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三千戶九十季間四聖之
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

蝦竹簞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為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實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得以為之觀令君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減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又自此始夏令用薦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于落成不惟興利除蔽可法也而其變曰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笑凡縣之得令為難幸而

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人
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不便已
者得卒興其所无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
壞之未可必也故屬子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
警也某月日南豐曾鞏記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
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仙子臨
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具
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
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禍祥肆恣而又嘗自

休於此邪義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
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
則學固難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
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
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輦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
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目以及乎其跡邪其亦
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
之如此况人仁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菜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

饒傑相與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
來乞予文以為記初萊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
里而草莽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
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
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齊庖之
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
其力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
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
未居至於此蓋十季矣吾觀佛之徒九有所興作其人
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効故善以小
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是

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攬捩
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
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殖善殖之如
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任天下
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

語

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及世百年為教他之漸而待遲
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著作未可以
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被
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詎不獨以著
其能亦媿吾道之不行也已曾鞏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
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
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
老之禮以習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
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為具
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
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及
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
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
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
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